ワ 4
6640
75

74
6640
75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太保總督直隸都堂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七十一

觀象授時

書舜典協時月正日

蕙田案時月正日與律度量衡對言似屬四項事竊意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正三正也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有正而後時可協如建子則子丑寅爲春建丑則丑寅卯爲春建寅則寅卯辰爲春也有正而後月可協建子則子月爲正建丑則丑月爲正建寅則寅月爲正也時與月皆以三正而協則日之協

91-0752

不待言矣古者三正通于民俗所以奉天道
符地理授民時正字似作三丑爲是注疏蔡
傳以正字作虛字解恐未的三正不協則萬
事隳故甘誓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也

日知錄三正之名見于甘誓蘇氏謂自舜以前必有
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商正若朝覲會同
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三
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
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舜典協時
月正日卽協此不齊之時月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蔡氏沈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
用正朔也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
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
之

欽定傳說彙纂三正注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
無改正朔事林之奇則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
三綱五常或以爲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
或以爲不用夏時之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如秦
用亥爲正或以爲三正本兼用如周禮有正月又有
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
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仍用夏時紛紛之說
總以蔡傳不用正朔一語概之爲是而三正之說其
來已久則爲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卽注疏天
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既不遵正朔又何知

三正之義乎怠棄三正兼言之宜也

蕙田謹案不遵正朔何知三正之義怠棄三正宜兼言之洵不磨之論

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

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又曰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鄭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鄭注異時生者恆異時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鄭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

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

蕙田案此大傳古本世多未之見今考其說則知注疏之未審矣其曰通三統若循連環極足以發明三正並用精義

宋書禮志高堂隆曰自古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

邦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以前檢後爲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

楊氏時曰三代正朔如忠質之尙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共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

劉氏瑾曰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既遠故幽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也

呂氏祖謙曰三正通于民俗尙矣周特舉而用之耳

蔡氏德晉曰九峰謂三正並建其來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東萊詩豳風之紀日三正通于民俗尙矣二說固然抑又有說焉昔先王創制顯庸既立爲一代之法而于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其焦薊英六祝陳杞宋之封皆所以使其子孫各修先代之禮物至于朝野所奉行則祭祀備六代之舞養老具三代之禮士喪兼三代之祝魯用四代之服器官蓋聖人以德化民惟欲納之于至善初不必廢棄禁絕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時自伏羲甲律以至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律具存而

可考觀于秦政坑焚操懿兵燹而杜預所見十律自黃帝顓頊以及夏商周魯之律猶在則其前可知也夫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建寅若神農少昊諸律今雖不可考當必有建丑者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況三正既爲累代所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誥誓臣民並言之而不以爲雜秉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亦不以爲倍今考三正之錯見于六經者周易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正也說卦傳曰兌正秋也則用夏正也夏書甘誓言怠棄三正是夏並用三正也盤庚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兼用夏正也金縢秋大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是周亦兼用夏正也豳風言民俗在夏商之交乃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月改歲之語是亦兼用周正也左傳敘事用周正而僖五年晉卜偃以童謠推虢之亡謂在九月十月之交是亦用夏正也禮記月令用夏正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亦用周正也葢周制近者于十二月頒朔遠者于十一月頒之也雜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用周正也論語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孟子用周正七八月旱則苗槁及徒杠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至于春秋純用周正以史官紀事當用王朝正朔也周禮純用夏正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逸周書云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是夏焉者是三正並行之明徵也

蕙田案自甲子作而有歲月日時有歲月日

時卽有正朔正朔者歲月日時之首也虞書曰正月曰月正曰上日曰元日曰朔旦周禮曰正歲曰正月以其爲一歲之首曰正歲以其爲十二月之首曰正月以其爲正歲正月之首日曰元日上曰朔此與易稱乾元同義所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聖人所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若也古人論三正曰三微成著以成三統三微成著卽資始之意然其用各有所當焉黃鍾始于子律元始于冬至天之統也靈樞五運六氣始于大寒地之統也平秩東作以殷仲春人之統也蔡氏謂三正迭建固爲得之其實不止迭建實並行而不可缺故泠倫造律則用天正岐伯論醫則用地正神農教稼則用人正三者並行是爲不怠棄若建其一而棄其二何以罪有扈者曰怠棄三正哉是知迭建者止就一代之正朔而言若其奉天道修人事則非合三正用之不可故曰怠棄三正則不惟不奉正朔而已也

易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注八月陽衰陰長故曰有凶）

蕙田案八月之說有三蜀才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閱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唐孔氏從之而傳義去之至何元子復用其說謂本卦傳云消不久也否泰傳皆有道消道長之文于此卦互見之文王殷人而從殷正其說可信

然細觀卦義否泰消長之文乃二卦自相反對之象本卦彖云消不久則于二陽必有關會不得混爲消長之說也程傳及紫岩漢上草廬孟敬俱指遯說謂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爲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爲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爲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爻盡也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陽消矣臨遯反對似得之然何元子謂卦主臨言自臨距遯僅七月其八月有凶應于復卦言之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其一說則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自一陽復十一月至臨十二月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序卦相承臨觀反對王秋山謂自六三八變而至觀爲八月卦臨則二陽長于下四陰剝于上觀則四陰長于下二陽剝于上矣故曰有凶聖人于此二陽長而陰消之初爲二陽消而陰長之慮也蓋方盛而慮衰則盛可久若既衰而後爲之慮則無及矣此八變之說于八月之數合于八月之時亦合趙汸水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爲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爲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浸長而聖人于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

憂深慮遠爲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于未亂也解彖傳消不久之義于卦中二陽尤有關會朱子兼存之來矣鮮焦弱侯潘去華俱從之惟何元子謂文王彖易而從夏正朱子亦心疑焉不知古者三正並用故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而逆周書言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經中皆三正錯見而用夏正居多即如易說卦云兌者正秋也亦用夏正也何獨臨之彖不可以夏正言乎

說卦傳兌正秋也（疏兌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夏時百王所同不曰兌正秋而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不可也此與魯史奉周正朔而書之以紀事者自不同）

惠田案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證

觀承案說卦以兌爲正秋亦可見夏時之善所謂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爲得其正故周禮春秋不得不奉時王之正朔而詩書易象非一代之書不妨多據夏時爲言所以損益百王特告顏子以行夏之時也

禮記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疏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仅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

後漢書陳寵傳元和二年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

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白虎通〕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于是故統焉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朱子注〕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

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右三正統論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上日朔日也）（疏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鄭元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先儒王肅等以爲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孔意亦然）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

蕙田案李業興據中候之文證正月上日爲建寅之月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故也考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建寅之月日躔當在奎婁已過營室一次不得云營始也晉志載董巴之言云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律營室也顓頊又在唐虞之前正月日躔去營室尤遠凡爲此說者皆不通於歲差之故者也鄭氏謂堯正建丑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以中候

月在營室推之則建丑爲近是其云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此誠千古定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疏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蕙田案鄭康成及高堂隆等以爲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堯典以二分二至正四仲之月蓋敬授人時故用人統正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者也然竟謂以寅爲正則夫子告顏淵不當但取韶舞而曰行夏之時矣若王肅等謂自夏以前俱以建寅爲正則又不然甘誓明言怠棄三正則不待商周始創改之也觀承案唐虞建寅堯典經文自有明據二月東巡重華繼治亦別無改正之文夫子每舉夏時爲言者以三代相連對商周言之但舉夏爲便亦以唐虞已遠其令或尚疎畧夏正承之而典制益詳今夏禮雖亡而尚傳小正一書可知夏時最爲明備故時行夏而舞用韶蓋各舉其盛以爲言也康成堯正建丑舜正建子之云洵爲穿鑿無據夫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唐虞以前豈無子丑爲正者何必斷歸堯舜耶

右唐虞夏正朔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律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

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劍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改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張氏以甯曰改正卽是改月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爲正月周改商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子正以夜半爲朔丑正以雞鳴爲朔寅正以平旦爲朔烏有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之理乎虞夏受禪皆以正月行事至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爲正月人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必書元今于歲首但書冬十二月而不書正則是商一代皆無正矣何以號令天下整齊萬國乎

太甲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月三年服闋 疏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而新君卽位卽以其年爲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期至十二月服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

張氏以甯曰若以元祀爲踰年卽位改元之年則方其改元既已踰年矣又加以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爲四年而非三祀孟子明言三年復歸于亳非四年也而況營桐之舉乃人臣之大變不得已之事伊尹固幸其君之終喪而急迎以歸故不待歲首正月也由是以觀伊訓之元祀非踰年改元之年而十二月爲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信矣

顧氏炎武曰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

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孔傳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

蕙田案改朔不改月之說始于胡文定之春秋傳繼以蔡仲默之書傳先儒援引經傳之文以駁之而卒未有所據以斥其秦人建亥不改月及商書十二月之說者考顧氏炎武日知錄謂胡氏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律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云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爲秦人改月之證而胡氏非矣此說足以破其秦人不改月之謬獨商書伊訓及太甲中篇一云元祀十有二月一云三祀十有二月朔似可以爲不改月之證而世之駁蔡傳者第據孔安國湯崩踰月改元之文以爲殷周禮有不同或又

以崩年改元亂世之事遂詆後出古文未足深信是二說者俱未能得其要領無以折九峰之辨而息後學之疑今案漢書志引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其下文又釋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喪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乃知伊訓所稱十二月者正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在商則爲十二月也禮云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此所云祀于先王者乃冬至配天之祭故祭畢稱烈祖之成德克配上帝以訓戒嗣君而非正朔告廟之祭也劉歆三統術推是年商十二月乙丑朔

旦冬至與伊訓正合然則伊訓之文正足爲殷人改月之證尚書春秋紀事之體本自若合符節若夫桐宮之放乃聖人不得已之事一朝悔悟便當復辟何必俟歲首之月張敷言有云放桐之事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于正月也此足以破胡氏蔡氏據太甲以爲殷人不改月之謬矣

觀承案漢書元年冬十月師古注最明劉歆說亦更詳暢然實本之北史高允傳也可知古人原無不改月之說胡氏偶不及檢耳至漢志引太甲元年十二月謂正是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者在商則爲十二月尤足爲

殷人改月之證破後人不改月之疑矣

右商正朔

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注此周之孟春　疏知是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者案劉歆三統術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明年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

蔡氏沈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案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惟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說耳且臣工詩言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苟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朱氏鶴齡曰蔡傳解春爲建寅之月又力辨商周時月俱不改愚考春秋經傳之文（凡十餘條語多不錄）而知其說非也蔡氏謂冬不可爲春十一月不可爲正月夫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

于者一陽之生于卦爲復至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于卦爲姤至子而陰極焉子爲星紀之次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律紀皆以子爲首則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陽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必不可爲正哉秦人改建亥月蓋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用之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代之舊本紀元年冬十月顏師古謂是太初正律以後史臣追書蔡氏顧引之以爲不改時月之證其亦疎矣

（唐順之曰考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之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正朔已不行于天下況既亡乎秦紀所云冬十月恐是周亡之後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此于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爲據也）蔡氏又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以爲皆不改時月而駁

漢孔氏之非愚謂據此二端則時月之攷尤章章也
夫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
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先王自契元冥以下厥
祖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祭法云殷人禘嘗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安知不以其月至日伊尹攝行
郊祀配天之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術推
之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大火閼伯
之墟實配商人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訓不言朔則乙丑非朔曰也此恐誤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方明見儀禮以配上帝
此其證也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秋春王正月之春謂
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
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
陳于商郊牧野一月二孔氏以爲周正建子之月是

也師渡孟津即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
六日皆在十一月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國語引
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周語注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日在析
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班固以三統術推
之師方發爲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
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正月辛卯朔合
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戊午渡
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閏建星牽牛至
于婺女天黿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
甲子合戰與書傳無一不符者此又其證也蔡氏又
引臣工詩莫春來麰語以爲夏月未嘗改則愚于此
有說矣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須律朝覲會同諸大
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啓閉民事早晚所關者

禾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呂氏所云三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也蓋史書記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設從夏正者多出于民間士女之語言詩書三禮所舉夏正難更僕數安得援之爲不改時月之證乎信如蔡說則商周正朔名改實不改夫子何必云行夏之時乎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正月周之正月以正月朔日布治于天下至書而懸于象魏使萬民觀焉）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尊也）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注歲終謂周季冬蓋知是周之季冬者以正月之吉始和是周正月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足盡一歲十二月之事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後凡言歲終倣此）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正歲季冬大寒冰方盛之時疏周雖以建子爲正行事則皆用夏之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猶未堅也）

華氏學泉曰周禮正月之吉或云周正以經文凌人十二月斬冰斷之則十二月爲夏正建丑之月雖鄭氏無能立異說也既十二月爲夏正建丑之月而正月爲周正建子之月有是理乎既正月爲夏正建寅之月則歲終爲十二月建丑之月而正歲當卽正月而或言正月或言正歲亦通稱耳

蔡氏德晉曰正歲卽正月以其爲十二月之首爲正月以其爲一歲之首曰正歲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法明係一象法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法明係一時事可見康成以布治象爲建子月乃懸治象爲建

寅月則暗改經文乃字爲正歲二字至凌人掌冰政
政字則明改爲正連下歲字讀皆徒生葛藤耳
蕙田案周禮六官內宮正內宰山虞司馬司
爟司烜柞氏薙氏等職凡言四時者皆用夏
令則正月亦夏正也夏正建寅之月爲孟春
三陽漸盛東風解凍故云始和若建子正天
氣閉塞而成冬豳風七月詩一之日觱發是
其時也安得云始和康成因此二字不協遂
訓爲改造之意殊屬牽强又月令在秦人未
改朔之先其序十二月于季冬則曰是月也
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
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月則曰命
相布德和令與此正同

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
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注周正月朔日疏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正則國有常刑（注正歲夏正月朔日）
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
使各以教其所治　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
憲之于其所治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正歲則讀教
法如初（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正歲屬民讀法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注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律也）

眡祲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注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順民心弊斷也）

夏官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小司寇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士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張氏以甯曰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小司寇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眡祲先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夏季冬也所謂猶自夏焉者也

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泊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於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

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

王氏樵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安在子之不可以爲春乎夫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律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迭建三正以新民視聽月朔有改有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間之便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正朔而律法要爲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爲周不改時與月其亦疎且固矣

華氏泉曰六經論孟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惟周禮則斷從夏正春秋則斷從周正汲冢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

蔡氏德晉曰或問經文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

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葉秀發以正月爲夏正正歲爲周正吳德方以正月正歲皆爲周正王昭明以正月正歲皆爲夏正果孰爲是曰昭明之說近是據逸周書授時祭享猶自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凡四時皆用夏令則正月用夏正可知況凌人十二月令斬冰康成亦以爲用夏正矣十二月既用夏正正月安得用周正也

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九月在堂聿遂也　疏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亦是九月之日九月歲未爲暮而云聿暮者言過此則歲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

張氏以甯曰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爲歲暮周正也

顧氏棟高曰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爲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爲歲將莫十月爲歲

是以十一月爲歲首之明證也

豳風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

顧氏棟高曰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以夏之十一月爲正月以夏之正月爲三月矣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避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此時未革殷命猶從舊號實昉于此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疏月爲改歲者以仲冬十一月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歲莫是

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蹙
發栗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顧氏棟高曰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
此于十月之下卽云穹窒熏鼠曰爲改歲是明言公
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爲歲首不待注疏而本文
已是顯然

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箋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

張氏以甯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陽止則周十二
月夏之十月也周以夏之十月爲歲莫以十一月爲
歲首也

出車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張氏以甯曰諸詩皆屬周正無異詞獨此一章有不
合蓋周正雖改而夏正之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
猶不能忘而稱道之
呂氏曰見三正之通于民俗此皆述民俗之話言非
史官之紀事也

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張氏以甯曰下文云爗爗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
時而震電見焉亦爲變異此詩亦周正也

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昔我
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昔我往矣日月
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張氏以甯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
於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閱冬寒夏
暑尙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

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奧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隩我之始亦自謂其時卽歸何至今歲將莫而尙未得歸至九月采蕭穫菽以爲卒歲之用也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之九月尙未得歸經閱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至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爲離閱寒暑也

顧氏棟高曰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毛傳以方奧爲二月之初訓奧爲暖則二月尙未可

云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爲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爲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爲周正則此二月爲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箋周之莫春于夏爲孟春諸侯春朝用孟月故于周之晚春造之勑其車右保介以時事當歸勸農趨時也）（疏）知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知此爲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耕期已逼故勑其車右以時事歸卽耕田是也

張氏以甯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爲麰麥將熟其爲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牟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于經傳甚多況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卽七月之

詩言于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卽月令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問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畚始庤錢鎛不亦晚乎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卽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則此莫春爲夏之正月信矣

蕙田案詩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參差不一蓋三正通乎民俗非如史官編年紀事必遵時王之制也張氏以爾解六月棲棲四月維夏諸詩論語暮春者春服旣成俱以爲周正支離牽合反滋後人之惑今皆不取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疏王者革前代改正朔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月三月皆是而世之正月也故于春無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旣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也

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胡氏安國曰案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朱子語類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卽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卽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蕙田案朱子注詩及孟子皆主改月此條猶屬未定之論

〔語類〕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蕙田案此駁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精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書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

蕙田案史家編年之例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書月可不書日未有日而不月者也書時可不書月未有月而無時者也以春秋之文證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皆時月並書謂春夏秋冬孔子所增加猶可通也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皆有時而無月若元年不書春至二年始書春三年始書秋有是例乎春秋之名孔子以前已有之則春字非孔子所加審矣尙書係記言之文與編年者不同故書月書時書日恆無定例如秦誓金縢書時不書月伊訓太甲武成康誥召誥多士多方顧命畢命書月不書時或以爲古史

時月例不兼書果爾則泰誓中云惟戊午牧
誓云時甲子昧爽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及
詩小雅吉日庚午之類皆有日無月豈得云
古人日月亦不兼書乎孔穎達曰春秋主書
動事編次爲文於日月時年皆具尚書惟記
言語不爲編次故不具眞通儒之論也朱子
因伊川假天時立義之說故爲此論而又云
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則已知其不然矣
〔又答吳晦叔書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
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
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
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
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

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并改月
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
既是國史則必用時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
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畧耳
蕙田案春秋既是國史必用時之正其餘散
見于他書者則三正通用此不易之論也殷
及秦漢亦皆改月胡氏所引證俱未可信
〔又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
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
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
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
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
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

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尙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尙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說矣

蕙田案此書疑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與伊川之說畧同考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是晉有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曰教之以春秋是楚有春秋旣以春秋名其書必無書月不書時之理春秋書春無冰則周以冬爲春之證也孟子稱秋陽以暴之則周以夏爲秋之證也如謂月可改時不可改周人初不改時故魯史亦不書時而孔子特加以寓行夏時之意則必加冬於王正月之上加春於王三月之上然後可也以建子爲春旣非夏時以夏時冠周月又非所以從周湯潛菴所謂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者其說簡而當矣金縢所云秋大熟自據夏正春秋所書春王正月自據周正三正通用由來已久不必執書以難春秋也

又答林擇之書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

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卻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揭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心考也

蕙田案此條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明快又謂春秋二字魯史元有之皆不易之論然猶不能無疑於竹書晉正建寅之說顧氏棟高嘗論之曰汲冢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耶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所不禁幽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但不曰正而

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夏殷時不禁國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此言可以釋考亭之疑漢書注稱漢初所書冬十月皆史官追改顧炎武據以證秦漢之亦改月然朱子亦已見及之大儒讀書細心非他人所及也

趙氏汸周正考春秋雖修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于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政則春移是也後于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于當時正朔豈容有差漢書志據三統術商十二月

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律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術其在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術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

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術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須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

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恆辭也不可據以爲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

于經特詳著焉

蕙田案趙氏之論頗爲貫串

熊氏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于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于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乘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卽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卽建巳月禮記尙然況春秋乎證于左傳可見矣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狩于郎周人用仲

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卽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仲冬之狩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爲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詩周禮則然唯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于午卽爲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于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卽正月辛亥朔魯聞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尙以建戌中氣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

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已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已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案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是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卽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愼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

明甚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益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已出矣其得爲從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諸侯强皆不復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

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唯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罪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或曰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何據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已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于穿鑿可疑之地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

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于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矣曰夏時冠周月此文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于論語行夏之時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記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令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書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薫田案此據筆削大義立言極正大

顧氏炎武日知錄春秋時月並書于古未之見考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惟三月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于缺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于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以一字盡之矣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注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淸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爲確不可易而予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爲建酉月故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多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于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

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于殷正同于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爲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胡氏泥于冬之不可以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于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于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强横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

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于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于言哉

蕙田案此以春秋本文證據最的確

又案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爲正左

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是明以周爲改月矣公羊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是明以周爲改時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屬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其義互見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障矣

又案史伯璿陳定宇張敷言陳廷敬蔡德晉諸家著論以證改時改月之說者甚衆其文繁多所徵引經傳大畧相同不能悉載至如魏了翁之正朔考家鉉翁之原夏正周洪謨之周正辨呂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論則又承胡蔡之謬强爲駁辨殊足以疑誤學者概置不錄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踐之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疏以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汪氏克寬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月故建辰之月雨雪爲異然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傳書時禮也（注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皆夏時也）（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張氏以甯曰周春正月夏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時書以譏遠書也

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書不時也
張氏以甯曰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
雩故云不時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張氏以甯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注左傳閉蟄而烝閉蟄係建亥之月此正月是夏之仲冬月何爲不得烝非以不時書爲下文五月復烝見瀆書也〕
張氏以甯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夏五月丁丑烝〔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
張氏以甯曰周五月夏之春三月也穀梁皆主夏時
此誤也
冬十月雨雪〔注今八月也書失時〕〔公羊傳記異也〔注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太盛兵象也〕
張氏以甯曰案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

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公羊傳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月法當堅冰無冰溫也〕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胡傳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
張氏以甯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注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疏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蓋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
十七年冬多麋〔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張氏以甯曰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稼害
十八年秋有蜃
張氏以甯曰漢五行志以爲蜃盛暑所生非自越來
案盛暑爲夏之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
而書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辛未實七月朔因置閏失所誤以七月為六月故左曰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注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

張氏以甯曰冬周十月也豳風十月納禾稼故曰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三十一年冬不雨

張氏洽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閔時而言也

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趙氏鵬飛曰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不雨無害于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三年六月雨

高氏閌曰周六月夏四月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僖公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周正月今之十一月月之二日冬至也）

張氏以甯曰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夏十一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注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顧氏棟高曰卜偃對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謂晉行夏時此其證也

十年冬大雨雪

張氏以寧曰周十月也孟冬水始冰地始凍書大雨雪寒甚過度也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爲害故書獨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爲異

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傳書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

張氏以寧曰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今十月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黃氏仲炎曰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爲災）

宣公十五年秋螽冬蝝生

孫氏覺曰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爲災于夏而蝝生于秋一歲而再見故謹志之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爲災案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爲災乎且生而不爲災亦無用書矣

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也而無冰書冬溫疏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終

一春無冰而書在一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今之十二月寒最甚此月無冰是終無冰矣

七年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十年左氏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注周六月夏四月麥始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注記寒過節　疏正月是今之仲冬十一月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非郊時故加用之））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也

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律過也再失閏矣（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疏經言十二月而傳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不止再失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仍復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

張氏以甯曰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爲春矣不書正月疑脫文

湛氏若水曰周之春于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鑿冰之時故以無冰見異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注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言此六月當春分夏至之中爲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二十年左氏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傳特具于此以正律之失

顧氏棟高曰案周若不改時月豈有春正月冬至之理乎合之僖五年春秋之用周正益信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注五月建辰故曰已過春分之節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顧氏棟高曰案經書夏五月而傳云日過分僅過春分之節則周之五月爲夏之春三月亦周正也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傳記異也注周十月夏八月微霜而事未可殺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左氏傳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失不置閏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火伏在今十月九月初尚温故有螽

張氏以甯曰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冬獵曰狩西釋天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

張氏敘春秋正朔攷古者三正迭用建寅建丑建子皆一代之正朔也既爲正朔則各以子月丑月寅月爲正月矣正者十二月之始而春者四時之始月改則春移陽生子月即爲春陰生午月即爲秋周之正朔在十一月一陽已復原可爲春譬之夜半子初當爲明日之始無可疑也而說春秋者因夫子行夏時之語而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爲不改月漢書元年冬十月爲不改時顧以左氏有王周正月之文則周但改月而時不改夫既不改時矣是舊史本據夏時而書冬正月夫子反易爲春以亂之千載而下且不知周之正朔爲何月何時又何自知以夏時冠周月使人欽其善而行之乎案經襄公二十八年春書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不爲異也僖公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亦非異也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則周之正朔改月並改其時之明驗不待呂氏熊氏李氏廣引他經書傳證之而已了然也雖然正者王之正則春亦王之春若但記周之正朔何不曰王春正月乎而乃冠王於月特升春於王則先儒所謂行夏時者亦非無因矣蓋正者王之事也春者天之時也系之王者王可得而改不系之王者王不可得而改故先書春而後書王正月明此之爲春以其爲王之正月耳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則行夏時之意

實于是寓焉此之謂化工之筆徒以爲記周之正朔則亦考之不詳矣周禮又有正月正歲之異則何也正月即王之正月正歲則夏正之歲耳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如周正之歲則十二月未可斬冰矣夏時遵行已久故詩書亦兼用夏時惟春秋及周禮爲一王之法則純用周正故別之爲正歲謂之正歲則夏時之正亦可見矣若春秋而竟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孔子本欲正諸侯之僭竊者而反敢先自變亂周之正朔也歟

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建弧韣祀帝于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

張氏以甯曰建子是十一月而謂之孟春建巳是四月而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爲春明矣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周正月建子之月七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欲以兩至相對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也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大祭宜用首時應禘于孟月于夏是四月于周爲六月傳記禮之所由失）

張氏以甯曰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爲冬也建午之月夏至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至以周五月不爲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爲冬而以爲春亦明矣

顧氏棟高曰此篇言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爲禮之所由失則禘宜在季夏六月明矣周之六月夏之孟夏四月也祭宗廟宜在首時禘應于孟月所謂祭享猶自夏焉二篇相爲表裏而此篇之言證周改時改月尤明白

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

秋陽以暴之（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注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朱子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

時將寒沍

七八月之間雨集（注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顧氏棟高曰此冬日夏日當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二三四月豈宜飲水乎

右周正朔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蕙田案趙氏汸萬氏斯大以殷周曰改正朔則以所改之月爲正月秦改年始則仍以夏時紀月而以十月爲年始是改年始與改正朔有別也此由不知史遷作本紀在太初正律以後以夏時追改其月名非秦史所紀如此故妄生分別耳

右秦正朔

封禪書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

漢書高帝本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

顏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律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天文志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律推之從歲星也

劉氏攽曰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

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非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月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顏氏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

史家追書十月

武帝本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

顏氏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律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丹鉛總錄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時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右漢改正朔

魏志辛毘傳文帝踐祚毘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毘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從之

宋書禮志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法制也傳曰夏

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律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祠祀蒸嘗巡狩蒐田公主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律數之序

齊王本紀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卽皇帝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遠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志所由變改也又夏正于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右魏改正朔

唐書武后本紀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久視元年十月甲寅復唐正月大赦

舊唐書武后本紀聖歷三年五月癸丑改元爲久視冬十月甲寅復唐正朔改一月爲正月仍以爲歲首正月依舊爲十一月大赦天下

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九月壬寅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

寶應元年建巳月乙丑復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

右唐改正朔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八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稿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嘉禮七十二

觀象授時

蕙田案王者奉若天道莫先於敬授人時堯正四仲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道一也因寒暑之發斂節氣之早晚而驗草木禽獸之變辨作訛成易之期古聖人所以亮天工而熙庶績者其事特重焉今采堯典詩七月夏小正月令諸篇存累代之舊章備因時之善制自東漢以下有讀時令之儀杜氏通典入之嘉禮茲亦附見於後云

書堯典敬授人時（遵敬記天時以授人也）

蔡氏沈曰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傳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目孳交接曰尾）

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傳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傳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

朱子曰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類

又曰析因夷隩乃是驗之於人以審氣候之寒溫與下句驗之於物以審時物之變遷語意相似若謂此句爲定農事之早晚則下句爲欲定何事耶大抵命此四官皆考天時以作律之事律正則可以授民時治百官而農桑田役之務飲食居處之宜無不得其序不必於此遽指一事而言也

林氏之奇曰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故作律者觀此以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雁來之類是

堯典之遺法也

蔡氏沈曰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

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夏小正正月啟蟄傳言始發蟄也

金氏履祥曰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啟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癉憤盈土氣振發則蟄蟲之動固宜然故者始震之

諸非出蟄也

蔡氏德晉曰冬時蟄蟲皆塞其戶至春時始開之

雁北鄉傳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季冬雁北鄉

孟春鴻雁來此合而記之也

方氏紀曰數之

猶言詳視之也

蕙田案月令孟春鴻雁來呂氏春秋淮南子俱作候雁北與小正合

雉震呴傳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金氏履祥曰震振也呴鳴也

書曰越有呴雉蓋其音云

蔡氏德晉曰震聲之高也小

雉始呴至此則其聲高矣

方氏矩曰雉震呴者言雉于雷始發聲之時而呴也呴雊通

魚陟負冰傳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孔氏穎達曰謂魚從冰下升于冰上而負冰

金氏履祥曰月令魚上冰是也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冰者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

蔡氏德晉曰魚冬則降而伏于水底春則升而游于水上

農緯厥耒傳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用注田器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傳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蕙田案其曰初云爾者句本在暢也者之上

作其用初云爾今從朱子本

傳氏崧卿曰關本作暢案暢不生也暢訓達作暢者爲是

金氏履祥曰祭始爲耒耜之人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耕藉則鬱人薦鬯王祼鬯鬯之言暢也祭耒而用鬯也

囿有見韭傳囿也者圃之蔬者也

金氏履祥曰韭陽菜春有之見露也
蔡氏德晉曰圃有藩曰圃見始生也案豳風四之日獻羔祭韭祭禮庶人春薦韭而祀號韭曰豐本則韭爲祀禮所重故特誌其見也

時有俊風傳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蔡氏德晉曰大風謂東風也東風居八風之首能轉嚴冬而爲陽春故以大言之月令東風解凍是也

寒日滌凍塗傳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金氏履祥曰曰滌凍解而爲塗泥也
王氏廷相曰滌除也如豳風十月滌場之滌冬時雨雪著地皆冰故塗凍春時日煖則凍釋而爲塗泥矣故及寒日而除之

蕙田案寒日滌三字爲句凍塗二字爲句日之寒者變而暄土之凍者融而釋二者皆陽和之應也

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徐氏曰源曰萬物之理有盈則耗有贏則絀絀伏于未贏之前而耗兆于爲盈之日故有木則有蠹有田則有鼠孟春伊始農方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焉先言鼠出而後言均田以著消息之理明禾兆之謀也

戴氏震曰嗛鼠爾雅作鼷鼠郭注以頰裏藏食

農率均田傳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
金氏履祥曰率相率也均月令所謂皆修封疆審端徑遂也夏后氏一天受田五十畝均田所以修其疆畔分其遂畎不相侵越同賴利澤也
張氏直淸曰仁政之行在正經界而經界不能久而不亂此夏先王所以每歲孟春必令農大夫率農夫以均理其田也夫然後豪强不能兼并貪暴不得多取而民實受恒產之利矣
蔡氏德晉曰農農大夫也率率農夫也

獺獸祭魚傳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

蕙田案傳其必與與字朱子曰疑作謂又諸本正文作獺祭魚無獸字其傳文俱作謂之獻或疑祭魚當爲獻魚之誤考月令呂氏春秋淮南子汲冢書俱無作獻魚者且祭與獻其義無別今從傳崧卿本增獸字則經傳上

下文義俱可

鷹則爲鳩（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春鷹化爲鳩舉其晚者此正月鷹則爲鳩舉其早者謂之則者羽變化之速也

農及雪澤（傳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金氏履祥曰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汲汲也及此凍解便往治也

王氏廷祖曰積雪之澤未消則土田膏潤可及時服農也

蔡氏德晉曰雪澤雪化而爲水也及此時往治田不敢緩也

初服于公田（傳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金氏履祥曰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蔡氏德晉曰夏用貢法而亦有公田者傳言井田始于黃帝堯遭洪水井田制度廢壞禹時水土初平不得不行貢法以阡陌溝洫未盡治也然苟有可井之處則固已畫之爲井但貢處多助處少耳

采芸（傳爲廟采也）

傳氏崧卿曰舊注云似邪蒿可食

蔡氏德晉曰芸香草也生熟皆可食故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陽華之芸十一月芸始生至此月采之以薦寢廟也

鞠則見（傳鞠者何也星名也）

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金氏履祥曰案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也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故九月云榮鞠則菊華也

蕙田案以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之例推之則鞠爲星名無疑若云榮鞠之鞠當云始生不當云鞠則見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蓋記時也言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在下所以著參中也）

王氏廷祖曰斗魁枕參首參中則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蕙田案夏小正所記星象與堯典多合說見論歲差條後俱放此

柳稊（傳稊也者發孚也）

王氏廷祖曰稊芽也

梅杏桃則華（傳桃山桃也）

傅氏崧卿曰關本柂作柂非是柂音移木名也

緹縞（禮）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金氏履祥曰爾雅蒿侯莎其實緹蒿即莎又廣雅莎隨地毛也

王氏廷相曰縞乃香附子之苗也此時成實

蕙田案緹縞爾雅緹作媞縞作蒿莎隨爾雅作蒿侯莎隨爾雅文緹先見者也之下有云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凡十字殊不可解朱子儀禮經傳移在夏小正篇名之下戴氏震考正以為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書者誤編入於此未知是否今仍載之以俟考

雞桴粥（禮）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或曰桴媳伏也粥養也

王氏廷相曰案說文孚卵孚也從爪從子鳥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桴粥者雞抱卵以粥子也

蔡氏德晉曰大寒雞始乳至此則皆桴粥也

二月往耰黍禪（禮）禪單也

金氏履祥曰二月漸暖耰黍者可單衣也

蔡氏德晉曰耰覆種也黍月可熟晚者五月而種七月始熟禪衣之無裏者也

戴氏震曰耰黍往耰其種黍之地也先言耰黍而後言禪何也見農之力于田春燠而先解褐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禮）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羊豈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

蔡氏德晉曰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母乳則羔母得自養矣故曰助厥母粥

綏多女士（禮）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金氏履祥曰周禮仲春會男女即此也女有家士有室所以安之也

丁亥萬用入學（禮）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皆有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為末舉丁亥以例其餘

蔡氏德晉曰六丁以亥餘

蕙田案蔡氏之說較長古者擇日以干不以支月令云上丁固不必拘丁亥日也

祭鮪傳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
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蔡氏德晉曰周禮漁人所謂春獻王鮪者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蓋鮪于仲春季春皆可取以祭也

榮堇傳堇菜也
金氏履祥曰郭璞爾雅注云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汁食之滑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蓮菜榮華也

采蘩傳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金氏履祥曰爾雅蘩皤蒿即白蒿也或曰蘩所以生蠶王氏廷相曰蘩白蒿春初最先諸草而生可以爲俎實

蕙田案爾雅蘩由胡郭注云未詳蓋偶不檢小正之文耳春秋疏引小正由胡作游胡方勃作旁勃

昆小蟲抵蚳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酺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注疏螘子在卵者爲蚳然此云昆及小蟲之微大抵皆卵粥也

來降燕乃睇傳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採泥而就家人內也
蔡氏德晉曰燕高飛而來降睇視人之堂宇欲營巢而粥子也即月令元鳥至也

剝鱓傳以爲鼓也
顧氏起經曰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灰五色背尾皆有鱗甲其聲如鼓其肉白如雞其皮堅厚宜以冒鼓詩云鼉鼓逢逢李斯亦云樹靈鼉之鼓是周秦皆以冒鼓也考工記韗人云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正此時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者商庚也
商庚者長股也
金氏履祥曰黃鸝也

榮芸
金氏履祥曰芸至是華也

時有見稊始收傳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蔡氏德晉曰稊者草木始生之芽可食者收之以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傳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攝桑（傳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王氏廷相曰攝取也取桑以飼蠶也

委楊（傳楊則花而後記之）

徐氏巨源曰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

蕙田案委傳本作萎言楊之華落於地或謂之飛絮也

蓐羊（傳羊有相還之時其類蓐）

蓐然記變爾或曰蓐羝也

王氏廷相曰羊性寒則散處熱則環聚如圍此時天將熱乃環聚故曰蓐羊

蔡氏德晉曰蓐羊相環貌陸農師以爲羊性善羣故于文羊爲羣犬爲獨也

穀則鳴（傳穀天螻也）

金氏履祥曰爾雅穀天螻注云螻蛄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孟夏之月螻蟈鳴此舉其早者言也

須冰（傳須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金氏履祥曰月令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

采識（傳識草也）

金氏履祥曰識當作蘵爾雅蘵黃蒢注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妾子始蠶（傳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

皇氏侃曰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傳氏崧卿曰當云事自卑者始

徐氏巨源曰妾子猶曰婢子女賤者之通稱舉賤以包貴也

執養宮事（傳執操也養長也）

皇氏侃曰謂操持長養蠶宮之事

徐氏巨源曰三月后妃親蠶女之賤者皆執桑養蠶以從事于宮中也

祈麥實（傳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蔡氏德晉曰因其將成而祈之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也

越有小旱（傳越子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金氏履祥曰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

田鼠化爲鴽（傳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拂桐芭（傳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蔡氏德晉曰芭華也月令季春桐始華是也

鳴鳩（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傳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傳札者爭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蚻蟬之小者謂之麥蚻顧氏起經曰仲夏蟬始鳴孟秋寒蟬鳴今四月而札先鳴皆蟬之先也

蕙田案爾雅蚻蜻蜻郭氏注引小正云鳴蚻虎縣與今本異未知孰是

囿有見杏（傳囿者山之燕者也徐氏巨源曰杏春華夏實四月則其實見矣）

鳴蜮（傳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蕙田案蜮與蟈古字通用周禮秋官蟈氏鄭司農注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故云掌去鼃黽鼃蝦蟇屬也月令孟夏螻蟈鳴高誘以螻蛄蟈爲蝦蟇與小正鳴蜮合蔡氏德晉以爲短狐者非是

王萯莠

金氏履祥曰案呂令注當作萯秀王萯卽王瓜本草陶注云卽今土瓜也蔡氏德晉曰王萯草名唐書渾瑊傳登萯萯原通鑑注其地多黃萯草因以名原是也舊說作王瓜誤

取茶（傳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地官有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鄭康成謂茶茅莠也既夕禮茵著用茶

莠幽

徐氏巨源曰莠者秀之訛也象形再傳而加草幽者蕓之訛也諸聲再傳而變韻莠幽卽詩四月秀蕓是也

蕙田案金仁山以取茶莠爲句幽爲句疑非是

越有大旱傳記時爾

執陟攻駒傳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

蜉蝣有殷傳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畧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蔡氏德晉曰案傳以蜉蝣爲朝生暮死而淮南子謂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死蓋死之速者卽在生之日其遲者亦不過三日也

鵙則鳴傳鵙者伯鶪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金氏履祥曰離騷恐鵙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則鵙鳴乃百草不芳之候也

徐氏巨源曰凡禽皆屬陽惟鵙與鴞禽中之陰者也故鴞晝昏而嘯鵙夏至則鳴

時有養日傳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

朱子曰大戴日作白以十月養夜考之作日近是

乃衣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王氏廷相曰案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華之巾以綌疏曰削刊也副析也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粗葛巾覆也

蔡氏德晉曰衣瓜以巾覆瓜也此時瓜可食故衣之以進于君也

蕙田案朱子本無衣字傳崧卿本有之又云一本有衣也者始創衣也七字王氏蔡氏據曲禮證衣瓜之文其說較通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當作蜋蜩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夏蜩始鳴是也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蔡氏德晉曰匽疑即伏翼也一名蝙蝠形似鼠夏出冬蟄畏擊鳥故日伏夜飛翕飛貌翕以五日伏以望未詳傳言燕辟戊巳蝠伏庚申殆此類與

蕙田案傳以匽爲唐蜩蓋有所本郭氏注爾雅亦引用之蔡氏疑爲伏翼特以臆測不如從舊說爲安

啟灌藍蓼 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熊氏安生曰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金氏履祥曰啟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以爲澱蓼草名取以爲麴

蔡氏德晉曰啟拔也藍染草蓼小藍也藍蓼初種時皆叢生既長皆當移栽而疏植之方得長茂

鳩爲鷹

王氏廷相曰復化也

徐氏巨源曰鷹之爲鳩也繞四月而復爲鷹然則一歲中八月爲鷹四月爲鳩矣物之性固善時少而不善時多與

唐蜩鳴 唐蜩鳴者匽也

金氏履祥曰匽蜩者蟬聲清長者也唐蜩則今蟬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者心也

種黍菽糜 心中種黍菽糜特也

金氏履祥曰菽豆也糜赤粱粟也

王氏廷相曰今登麥之後亦種此三者蓋晚田也月令此月農乃登黍蓋仲春往耰之黍

煮梅 爲豆實也

金氏履祥曰書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古人飲食用鹽梅猶今之必用醋也

顧氏起經曰古者以梅實薦饋食之籩周官所謂乾藤也又梅實酸故以爲和商書所謂鹽梅也

蓄蘭 爲沐浴也

蔡氏德晉曰蘭香草也能辟不祥故蓄之楚詞云紉秋蘭以爲佩是佩用蘭也又云浴蘭湯兮沐芳是沐浴用蘭也荀子云天子大路側載睪芷又天子代睪而食然則蘭之用廣矣

菽糜 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而記之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蕙田案矩關傳本作短閔朱子作短關俱不可通或謂矩關乃豆粥二字之誤此說近之

頒馬傳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王氏廷相曰周禮校人頒良馬而養戎之

蕙田案將閒諸則詩所謂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是也閒閑二字古多通用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傳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煮桃傳桃也者地桃也地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

傳氏寇卿曰爾雅椵梅部璞注云白椵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梅而無梅釋云木名亦無有訓山桃也梅當作

山桃也者爾雅榹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梅桃也者

榹蓋傳寫之誤

顧氏起經曰周官饋食之籩曰其實棗栗桃乾

蔆楛栗家語云桃不登郊廟祭祀不用何與

鷹始摯傳始摯而言之何也故摯云

金氏履祥曰

始攫搏也

徐氏巨源曰正月鳩三月鳴五月

鷹六月摯從善難而不仁易也

七月莠萑葦傳未莠則不爲萑葦莠然後爲萑葦故先言莠

朱子曰莠讀爲秀

狸子肇肆傳肇始也肆遂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金氏履祥曰案字林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湟潦生苹傳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蔡氏德晉曰穀雨萍始生至此則湟潦皆生苹也

爽死傳爽也者猶疏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太宰職云臣妾聚斂疏材掌荼職云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此時疏材既死則可收斂矣

苹蓱傳苹也者馬帚也

蕙田案苹有三種爾雅萍蓱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蔈此水生之萍月令萍始生夏小正湟潦生苹是也爾雅又云蓱馬帚注似蓍可爲埽彗即此文苹秀是也爾雅又云苹蘋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詩呦呦鹿鳴食

野之苹是也此二種皆陸生與湟潦所生之苹迥別金仁山蔡敬齋俱誤合以爲一不知水萍無花不得言秀也

漢案戶傳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

寒蟬鳴傳蟬也者

蜓蠑也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疏寒蜩也郎蜺也一名寒蟬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王氏廷相曰織女三星在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東也

時有霖雨

王氏廷相曰淫雨謂之霖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澇以此

蔡氏德晉曰雨三日以上爲霖

灌茶傳灌聚也茶荏菫之秀爲蔣楮之也荏未秀爲荼菫未秀爲虋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傳蓏瓜之時也

元校傳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顧氏起經曰凡染當及盛暑熱潤三月而後可用則元校之衣染于六月而用于八月者耳

剝棗傳剝也者取也

栗零傳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用棗栗加籩之實用栗又儀禮婦人始見舅姑其贄用棗栗則棗栗之用廣矣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孔氏穎達曰皇氏以爲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

蔡氏德晉曰舊說丹鳥螢火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而食之然螢火未聞食蚊蚋徐巨源以丹鳥爲蝙蝠未知是否

辰則伏傳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蕙田案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又云大火謂之大辰尚書大傳云若參辰之錯行揚

雄法言云吾未睹參辰之相比也以大辰爲東方之宿參爲西方之宿故常不並見也夏時八月日在大火以日之所在故伏而不見徐巨源以水星當之水星雖亦名辰星然五緯之見伏[illegible]常期不可以之紀候而水星之行尤速一歲中合伏常四五次亦不得獨于秋令言之徐說謬矣

鹿人從（傳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內率之也

金氏履祥曰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

顧氏起經曰鹿人即迹人之官也

方氏矩曰鹿人從者從王秋獮以當人不從例之傳說非也

鶯爲鼠

王氏廷相曰復化也

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傳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

徐氏巨源曰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納火心爲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納

遰鴻雁（傳遰往也）

傅氏崧卿曰案唐韻迢遰去也避也

徐氏巨源曰迢遰而來迆邐而飛之謂遰道遠而翔徐狀其羣而成列之容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秋鴻雁來季秋鴻雁來賓此亦合而記之

主夫出火（傳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金氏履祥曰夫當作火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于是民之用火于田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于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民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

蔡氏德晉曰夫夫遂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是也

蕙田案主夫者主火之夫周禮司爟司烜之屬是也仁山改主夫爲主火似不必蔡以夫爲夫遂尤曲

陟元鳥蟄（傳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金氏履祥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元鳥去則多蟄于島岸間土穴中沈存中筆談嘗載其事

蕙田案月令仲秋元鳥歸此云九月元鳥蟄者燕以仲秋之月去巢以季秋之月始畢蟄也

熊羆貊貉鼬鼪則穴（傳若蟄也）

金氏履祥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

榮鞠（傳鞠草也）

金氏履祥曰月令鞠有黃花是也

樹麥（傳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舉其早者此舉其晚者言之也

王始裘（傳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蔡氏德晉曰授衣之候也周禮司裘云仲秋獻良裘季冬獻功裘良裘王所衣功裘卿大夫之服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今于季秋言之張直清謂即單子所謂隕霜而冬裘具之意非必其服之也

蕙田案夏都安邑北地也九月霜降則寒氣至衣裘宜也蔡氏謂非必其服之泥矣

辰繫于日

蕙田案辰者大辰也夏時九月日在析木之津將旦辰始見東方如繫于日然

雀入于海爲蛤（傳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金氏履祥曰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蓋古人于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取之以爲乾豆賓客之用也及此再見矣

初昏南門見（傳南門者星名也）

黑烏浴（傳黑烏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在高在下也）徐氏巨源曰十月氣寒日煖烏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傳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雉入于淮爲蜃（傳蜃者蒲盧也）蔡氏德晉曰月令雉入大水爲蜃是也

織女正北鄉則日（傳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傳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

陳筋革（傳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蔡氏德晉曰案考工記弓人夏治筋春液角而函人鍛革不詳其時則此陳筋革蓋因田獵用獸之後取所餘之筋革陳列而相察之將以爲甲爲弓耳非于是月即治筋革也函人察革弓人相筋殆于此時與

嗇人不從（傳不從者弗行于時月也）蔡氏德晉曰嗇人謂嗇夫不從者言不復從禽也方氏矩曰農事未畢不從狩重農重也言不從者以見二之日乃同也

萬物不通

蔡氏德晉曰重陰在上陽氣雖微動于下而天地猶閉塞故萬物不通

隕麋角（傳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耳）蔡氏德晉曰月令仲冬麋角解是也

十有二月鳴弋（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金氏履祥曰弋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

元駒賁（傳元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于地止也）金氏履祥曰螘方言齊魯之間謂之蚳螘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駒顧氏起經曰元駒是螘之大者以其色黑故謂之元以其體健故謂之駒俗云馬蚍蜉是也

納卵蒜（傳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之君也）金氏履祥曰納者收藏之蔡氏德晉曰卵蒜小蒜也其根如卵

虞人入梁（傳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

蔡氏德晉曰虞人澤虞也梁絕水以取魚者
人梁始漁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是也

隕麋角（傳蓋陽氣且暗也故記之也）

孔氏穎達曰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

傳氏崧卿曰月令仲冬麋角解

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為之傳失之矣

金氏履祥曰案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于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蕙田案夏小正之文見於大戴禮其傳或云子夏所作或云大戴所作末之詳也宋傅崧卿始分經傳為二朱子因之後儒說小正者有數家今摭采其要俾言夏時者有考焉

詩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傳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箋此二正之月人之貧者無衣無褐何以以終歲乎是故入月則當績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豳土暖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朱子曰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

朱氏善曰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慮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建寅之日其為像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于此）**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箋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稺桑也蠶始生宜稺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

何氏楷曰春日孔以爲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云二月采蘩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傳亂爲萑葭爲葦豫蓄萑葦可以爲曲也　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傳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箋伯勞鵙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

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某月也

何氏楷曰蠶月治蠶之月以月令祭義考之正謂三月也陸佃云倉庚卯分鳴則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傳不築而實曰秀葽葽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　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也狐狸皮也　箋于貉往捕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其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豕生二曰豵）

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錢氏天錫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于冬而萌于夏幽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

何氏楷曰于貉往祭貉也案周禮大司馬之職中冬教大閱有司表貉于陳前舊說貉師祭也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爲貉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漆澤于是得白狐元貉焉以祭于河宗此周禮獵祭貉之驗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箋爲此四者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矣）

朱子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毨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爲蠶績之候以秀葽其穫隕蘀爲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爲處室之候亦此意也

薰田案爾雅釋蟲及陸璣詩疏斯螽莎雞蟋

蟀三者實非一類斯螽亦名蝗螽亦名蚣蝑
周南所云螽斯是也莎雞爾雅謂之天雞亦
名酸雞羅願以爲卽絡緯今人呼爲絡絲娘
者是也蟋蟀一名促織一名蜻蛚月令季夏
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唐風云蟋蟀
在堂是從野入居室內此云入我牀下與唐
風云在堂者相合先言在野在宇後言蟋蟀
入我牀下互文見義也朱傳謂一物隨時而
異名殊不然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傳鬱棣屬薁蘡薁也剝擊也　箋既以鬱薁及　七月
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傳壺瓠也叔拾也苴
蔴子也樗惡木也　箋瓜瓠之菑麻實之糝荼
荼之菜薪木之新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朱子曰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
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箋殷氏祭曰優老而
薄壯蹦俗之厚也

九月築場圃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箋場圃同地自物生之
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十月納
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箋治于場而內之囷倉也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　箋于是時男之野功畢　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箋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傳乘升也
朱子曰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蓋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于山林　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　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右時令上